

◎ 郁小萍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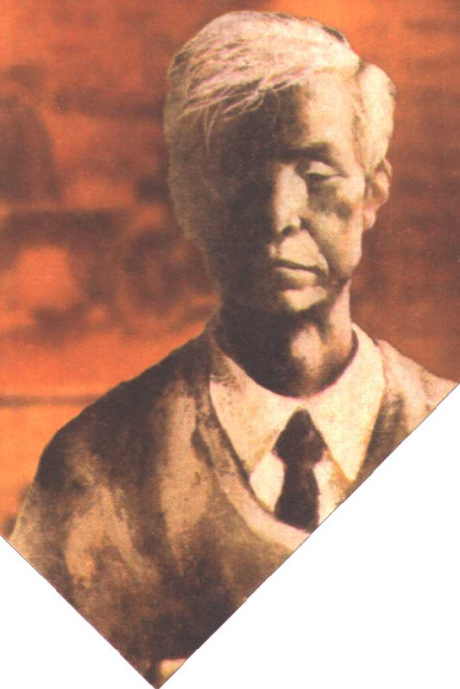
教授楼

黑 马 长篇小说丛书

HEIMACHANGPIANXIAOSHOUCONGSHU

□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G S H U

教授楼

◎ 郁小萍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授楼/郁小萍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80647-390-4

I.教… II.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093 号

书 名:教授楼(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作 者:郁小萍

丛书主编:何镇邦 关小群

丛书策划:朱光甫

本书责编:吴丽芳 朱光甫

美术编辑:梅家强

责任印刷:宗 勇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 字数:25 万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7.00 元 ISBN 7-80647-390-4/I·274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号码:0791-850345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

何镇邦

新世纪的曙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新的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里,人们都在筹划着用什么姿态或者准备什么礼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的这一套“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也是一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因为它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也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

我并不奢望能从这套丛书中不经意间跑出几匹黑马来,在文坛上闹个红红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将有一番新的艺术风采,并有比较稳定比较整齐的艺术质量。

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长篇热”。在这阵子“长篇热”中,各级领导倡导和干预,出版机构积极运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齐上阵,各种新闻媒体起劲炒作,的确热得可以,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景观。当然,这阵

“长篇热”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诸如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影响扩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创作趋势,等等;不过,真正称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长篇热”热过了头又带来某些领导不重视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家文体意识淡薄、评论评奖庸俗化、书商炒作商品化等种种问题。在“长篇热”已经热过了头,需要降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划和推出这么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这是需要首先说清楚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想说说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换言之,即谈谈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这么一个正摆在长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评论者面前的问题。

长篇小说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它的艺术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写什么,而是取决于怎么写。写什么,亦即题材问题,对于创作的艺术质量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题材即写什么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尤其是强调到首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步,那就是违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的了。在过去特定的岁月里,我们吃过这种“题材决定论”的不少亏,后来又对其进行过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文坛上,由于种种原因,“题材决定论”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个幽灵又在文坛上游荡。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我们绝不能再吃“题材决定论”的亏,对于它,无论是原装的,还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过的,抑或以时髦的口号为掩饰的,统统加以拒绝。在这儿,我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来剖析几十年前曾经猖獗一时而今又卷土重来的“题材决定论”,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有哪一部优秀作品,或者传世之作是由于写了重大题

材？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对于题材问题的这种理解，在这套丛书里，我们不想给作家们在题材上划出“特区”，也不想划出“禁区”。我们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最熟悉和具有独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反映或表现这种生活。于是，读者诸君已经或将要在这套丛中看到的作品，在题材上的确是多样的，既有写当下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时间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较重大的题材，诸如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和当今人们关注的改革事业，也有写身边琐事并从中加以深入开掘的；有作家亲历的生活，也有间接的生活，诸如石钟山通过历史文献资料重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后期滇缅战场野人区的那段生活，等等。总之，我们将在这套丛书读到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我们想用这些作品来表示我们对题材问题的一种见解，并对“题材决定论”作出严肃的拒绝。

决定作品艺术质量的因素很多，诸如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视野、文化素养、思想水平以及叙述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被忽视。大量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对他的创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梳理或提炼他从生活中提取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活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思维。作家的艺术思维对于他的作品艺术质量起着重要或主导的作用。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大多是单一的、封闭的；他们往往用一种两极化、纯净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

现实生活,把生活纯净化、两极化。这种思维的定势大大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必须突破这种纯净化、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使作家的艺术思维开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现变革中的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读者诸君从本丛书中读到的长篇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开放的艺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和构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将有新的艺术风采。

除了上述所论及的题材多样化和艺术思维开放性外,在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中,我们还提倡作家们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有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艺术上,我们主张中外文化的杂交,中外艺术的嫁接。片面地强调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继承民族传统,和过于醉心地模仿外来的艺术形式,甚至拜倒在外来艺术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还是要记取鲁迅先生的教诲,一是对外来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即占有、选择、消化;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进行改造,正如他所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见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这种对传统文化有所删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杂交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在动物和植物界是这样,在文化界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杂交”,希望这种杂交能产生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艺术品。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一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会或不讲究叙述的艺术,不讲究讲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固然有思想

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节的魅力,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说这是叙述的魅力。本世纪六十年末诞生于法国的作为现代文体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叙述学,几十年来已经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叙述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研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法国关于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对我们的现代文体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叙述的角度和叙述的人称,从叙述的语调到叙述的节奏,从叙述时间到叙述声音,中外学者关于叙述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完全值得作家们借鉴,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去。我一再呼吁作家们要强化文体意识,在这儿,同样也要重申这一主张。希望收入这套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叙述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过:“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第112页,三联书店版)这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创作是由情节性的长篇向精神性的长篇转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灵化转化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又将有什么新的转化呢?这是人们拭目以待和共同关注的。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种转化已略露端倪,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约可以说出其转化的趋势。我以为,这种转化中,由于作家们文体意识的逐渐强化,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是一个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作的时代。希望这套长篇

小说丛书能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的世纪性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盟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强化文体意识,重视文体创造。倘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和编辑们的劳动也就很有意义了。

1996年盛夏时节,蒙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热情邀请,我和一批很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胜地庐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一同纵论文坛流史,切磋创作技艺。下山之后,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热情会见我们,并嘱我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长篇小说丛书。从那时起,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邓光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关小群、洪安南等领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下,这套丛书开始运作,从筹划、组稿到编辑审稿,历时两年,第一批作品将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按照惯例应由我这忝列主编者写几句话作为丛书总序,一再推托拖延终赖不了账,只好写了上面这些话,权当丛书的总序,置于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并献给广大读者,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 策划编辑 / 朱光甫

☐ 责任编辑 / 吴丽芳 / 朱光甫

☐ 封面设计 / 梅家强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第一辑

丛林生死情	石钟山著	13.00 元
爱情独木桥	郁小萍著	29.80 元
生产队里的爱情	何玉茹著	15.80 元
浮世烟雨	庞瑞垠著	20.80 元
吾城吾民	宿聚生著	16.50 元

第二辑

何家芳的情事	王海玲著	13.50 元
华丽洋商	姜珣敏著	19.00 元
教授楼	郁小萍著	16.00 元

第一章

上午九点，竹城公安局刑警大队接竹城大学保卫处电话：该校教授楼出了命案，八十高龄的娄建勋教授在家中被杀害。其夫人情况不明。

正在外面出现场的陈豫波手机急响。这位警校出身的刑警队长，理着寸来长的平头，两道眉毛又粗又黑，一双眼睛异常有神。略显方形的脸膛，线条刚正，肌肉紧凑。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竹市公安系统评选“十佳民警”，陈豫波名列榜首。刑警队几个刚毕业的小年青就跟他开玩笑：

“‘十佳民警’这个荣誉称号只评了民警的‘内在美’！像陈头长得这么标准的，应该为他专设一项‘外在美’荣誉奖！”

“要是选三个长得最符合小说、电视标准的哥们，作‘标准民警’冠、亚、季军，陈头肯定是冠军！”

当年到警校选毕业生的竹市刑警队队长刘报晖，也觉得陈豫波好像是专为干公安而生的，要不，怎么活脱脱一个标准公安？至于是他比着小

说、电视剧对公安人员的描写长的,还是小说、电视剧对公安人员的描写是专门拿他来当“模特”的——大家说,这是个至今未破的“悬案”。

玩笑归玩笑,已有二十多年刑侦经验的陈豫波倒的确是竹城刑侦界有名的硬汉子兼智多星,凡是上了“重量级”的案子,局里都要找他“接招”。局里甚至传开了一种悬乎其悬的说法——陈豫波光听手机的响动,就能判断是出了案子、是一般工作还是朋友约会。

刘报晖局长在手机里告诉陈豫波:被害的娄建勋教授是国内知名专家,其夫人孙隐秋是侨属。局里向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康有朋作汇报后,康书记说了四个字:

“挂牌大案。”

局长说:

“局里已抽调重案中队赵飙、颜季等精干警力组成‘6.8入室杀人专案组’,你任专案组组长,我和金副局长为总指挥。告诉你小陈,我肩上的压力大啊,你懂吗?这次你必须给我全力以赴,限期破案!”

局长用最凶的声音命令陈豫波,叫他立即赶往竹城大学。

陈豫波交代副队长:

“我到竹大去了。你要注意手头这个案子的现场保护和现场访问。”说完就从警戒绳下面钻过来,开出自己用的那辆破桑塔那,轰隆隆地往位于城北的竹城大学赶。

竹城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建校已近百年,拥有国际、国内知名的一批教授、专家。娄建勋这个名字,陈豫波上中学时就已经耳熟能详。陈豫波的父亲毕业于这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对母校感情特别深,经常给儿子讲学校的事情。陈豫波却不愿意像父亲那样,苦读五年,分到中学教书,成天跟半大子娃娃打交

道。陈豫波的志向是当军人。现在虽然穿的是警服,但总算跟那身“国防绿”差不了多远。

陈豫波办案近二十年了,从没想到让父亲一生倾情的竹城大学会发生一起凶杀案,而且死的不是别人,偏偏是他老人家熟悉的教授中的一个。陈豫波迅速回忆父亲给他讲过的无数故事,把自己知道的一切有关娄教授的信息尽量在大脑里集中。不错,他的大脑里像有一个内存很大的硬盘,他存进去的有关文件,还真在急用的时候被他调出来了:

娄建勋,理化系教授。学问高,脾气大。

当年在理化系就读的陈豫波的父亲,正是娄建勋教授的学生。

不,这样说不太准确。应该是:

父亲那班人,是娄建勋教授教出来的年轻老师的学生。

这话说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父亲总是说:

“这些教授的一生,比绕口令还复杂、难念。”

陈豫波那时是个调皮的男孩,对父亲讲的这些话似懂非懂。长大了,进了警校,当了刑警、支队长,二十年来,案件一桩接一桩,再没时间去向父亲请教,去弄懂这些玄机妙语了。

现在,你看,这绕口令绕来绕去的,硬是还绕出了人命。

陈豫波现在最希望的,是竹大那边尽可能地保护好现场。竹城大学的报案电话,是他们保卫处处长张毫厘打来的,他的声音激动得都在冒颤音,说凶案是他进入娄教授家发现的。这使陈豫波非常担忧。张毫厘虽是保卫处处长,但接触案件的机会并不多。又听说他报案时情绪显得很惊慌。这些都可能会使现场许多宝贵的线索被他无意间破坏掉。

小车朝竹城大学面临清江而开的那道大门开去。陈豫波远远瞅见一辆小车停在门口,好像是刘局长的,就踩了刹车。再一

看，竹城大学分管保卫的瞿守庸副校长和张毫厘处长正在同刘局长热烈握手，然后就急忙忙地上了刘局长的车。陈豫波心想：好嘛，今天我的级别高，有局长和大学校长给我开道呢！一踩油门，小车就滑进那条闻名全国的梧桐大道。

其实陈豫波对竹城大学再熟悉不过了，喜欢恋旧的老爸经常牵着他来故地重游，第几幢楼第几层第几间是他当年的寝室啊，第几棵梧桐树是他第一次见到那个长辫子女生的地方啊，第几幢教师宿舍反右时曾经糊满大字报，被遮了天光的那个教师如何在一个停电之夜自杀了啊。陈豫波从小耳朵就听得起了茧。

一路走去，陈豫波发现竹城大学这两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国家增划了上千亩地修建学生区。除了守在大门口的那条一里多长的梧桐甬道面貌依旧，父亲曾经生活、学习其间的那些古老建筑已经无影无踪。在新修的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间转悠过去转悠过来，陈豫波感觉自己快要在这所熟悉的大学里迷路了。

两辆小车从竹城大学那座著名的理化大楼前经过。陈豫波心里想：娄教授就是属于这幢大楼的。忽然手机又响了。凭感觉，这电话跟案子无关，有点像是朋友打来聊闲话的。一接，是刘局长从前面车里打来的：

“叫你去破案你不跑快点，跟踪起局长来了啊！？”

“‘资格老不如运气好’，我正好在大门口碰见校长接局长啊。现在，我享受的是局长和校长共同开道的高级待遇哟！”

刘报晖的笑声同时从手机和前面打开的车窗里传过来，具有立体声效果。陈豫波也笑了，挂了手机，跟着局长的车从水塔下钻过去，终于进入了教师住宿区。

竹城大学的教师住宿区简直像一座小城市，前面那辆小东绕西绕，在绿树掩映的宿舍区转悠了十多分钟，才停在一片竹

林边。

陈豫波又一次想起父亲讲的“绕口令”这个比喻。

教授楼果然不同凡响。四幢点式楼房，造型洋气，色泽美观。淡黄色的皱皮外墙是修建那年最流行的样式，大有跟国际接轨的气势。四幢楼都修在竹城大学靠院墙的一座缓坡上，每幢楼之间都有那么一点点高度上的落差，更增添了楼群的整体风韵。从下面往上数，前三幢都是三层，最后那幢建在坡顶的只有两层，同三幢三层楼房并列，给人一种还没完工的印象。

一行人下了车，校方守在宿舍门口的人急忙迎过来，请刘局长和陈队长从竹林的一道豁口过去，竹林里边就是这幢只建了两层的教授楼。

走进去，陈豫波发现这幢看起来没完工的楼房好像果真在施工——楼门朝死角的一边，有烂砖碎瓦堆起的一座小山包。一根粗壮的麻绳从楼顶垂下，穿过二楼和一楼的两洞窗户，到达地面。

陈豫波看出来：麻绳好像是用来吊人上楼顶的。

施工无疑增加了人员的复杂性。陈豫波朝麻绳仔细观看的神情被瞿副校长发现了，他赶紧解释：

“刘局长、陈队长，教授楼当初批下来时，拨款只够修三十三套的。所以这一幢只修了两层。现在我们又找了点钱，准备加一层，这样能多修三套，也好解决竹城大学住房紧张的燃眉之急啊！”

“工人呢？”陈豫波问。

“今天出了案子，我们怕影响你们的工作，负责修建的副校长叫老板暂时停工，至少停一天两天吧。等你们说可以复工了，我们再通知他。”

陈队长在心里说：真是一群帮倒忙的外行！看看那一直拖

到地面的麻绳吧！民工直接进入娄教授家作案的可能性相当大！这一停工，万一作案嫌疑人逃跑，不是要事倍功半吗？——当然，要真是有人逃跑，那倒等于替他陈豫波破案了。

陈豫波迅速观察了这幢楼房：朝外面这边除了竹林，并不见任何可堪攀援的树木。那么，娄教授家的厨房一定是朝后面开的了——根据张处长的报告，他是沿着一棵杨槐树爬上二楼的。

这样优美的环境，竟发生这种恶性的案件，这使久经沙场的陈豫波也为之痛心。这四幢教授楼在竹城大学是造价最高、条件最好的，仅有两层的这一幢更是得天独厚：一丛长年翠绿的竹林密密匝匝绕房而生，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教师宿舍区本来就很安静，教授楼又建在最南边的靠院墙处，更是静中之静了。这幢两层小楼四周又围了一丛密密的竹林，安静倒是又更加安静了，却不可避免地带了点同外界阻隔的冷寂之气。

一行人从竹林这两尺来宽的缺口往里走。陈豫波沉默地打量着四周。不知是当初栽竹者有意留了个空，还是后来的楼房住户们天长日久的踩踏，反正，不用说，这缺口就是这六户人家进进出出的门道了。

陈豫波在心里痛惜地想：要是这幢楼有一个收发室，配有一个守门人就好了，进出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看来，竹城大学的保卫工作存在严重的漏洞，整个教师宿舍区没看见一间收发室。住着几十户耄耋老人的四幢教授楼区，也不见一个保安。